

名家手稿 見字如晤

尹晝



如是見

一夜間，上海降溫了，梧桐樹葉落滿淮海中路。我踩着簌簌作響的落葉去看「上海圖書館藏名家手稿展」，一顆心燃得火熱火熱。

日益普及的電腦時代，越來越多作者放棄了手寫字。此時回望曾經的筆墨世界，幾多感慨。一筆一畫，一字一格，多少寂寞而又美好的光陰隱匿在文字背後，隔着陳列玻璃板我也能聞到紙墨的馨香和背後的汗水。

手稿，一向是上海圖書館重要的文獻收藏對象，收藏文稿，是為了保存一片正在消逝的文壇風景。此番展覽，按手稿類型，分文稿、詩稿、譯稿、論著、書信、日記、筆記、劇本、題詞、科學家手稿、樂譜、畫稿。瀏覽其間，時不時邂逅到我不喜歡的名字，無限驚喜：茅盾、蕭軍、蕭紅、翟永明、草嬰、周克希、屠岸、夏衍、陳鋼……

魯迅說：「好文章不是寫出來的，而是改出來的。」的確是。展覽上看到很多手稿，密密麻麻圍着修改符號。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坎特伯雷故事》的翻譯家黃杲圻，每部譯著出版後，他都會在書上繼續修訂，不斷完善譯本。現場看到他一本厚厚的修改書，總共九百三十八頁，背後的勤勉努力可想而知。

好的作者，會隨時記錄下靈光乍現的思路，時刻保持創作的敏銳之心。詩人趙麗宏的詩集《疼痛》，每一首都是他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寫成的。歐陽江河寫過一首長詩《鳳凰》，看到手稿後才知是寫在練習簿上的。

他甚至選用酒店的便箋紙即興創作。這不免使我聯想起木心，木心寫作時也不擇稿紙，手邊有什麼紙拿來就寫，連香煙

►每部譯著出版後，翻譯家黃杲圻仍會在書上繼續修訂

作者供圖



盒子的背面也寫滿了詩歌，足見寫作是需要激情和熱愛打底的。

我之前寫過一篇《翻譯家的氣質》，當時是看了周克希的《譯邊草》有所感觸。周克希原先是華東師範大學的數學教授，人到中年突然愛上翻譯，於是毅然改行成了一名翻譯家。展覽上展出了他為研究生授課期間撰寫的《黎曼幾何》備課筆記，同時展出了他翻譯《包法利夫人》的手稿。前後半生的事業，跨越如此之大，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氣。電影《無問西東》裏有句台詞：「愛你所愛，行你所行，聽從你心，無問西東。」另一方面是否也可以說明，任何時候起步都不晚，胸懷夢想，永不放棄，總有一天會圓夢成真。

屠岸也是。他並非專業英文系畢業，可是後來他成為了著名英詩翻譯家。今秋，我讀完了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其中第十八首特別喜歡誦讀了好幾回。展品中，恰好就有屠岸手抄第十八首的原稿，看到的時候不由會心一笑。知識積累得越多就越容易收到「會心一笑」，這是一種私密的小幸福。

展覽上，我還看到賀綠汀、陳鋼、朱踐耳的樂譜手稿，尤其陳鋼《梁祝》選段「樓台會」的手稿，又勾起我對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眷眷情懷。還有夏衍《林家鋪子》的劇本、張樂平「三毛」形象的漫畫畫稿、陸谷孫在其主編的《英漢大詞典》上的題詞……這些平時只出現在書上電視裏的名字，此刻悉數呈現在我眼前，見字如晤，不勝欣慰。



柳絮紛飛

火山與溫泉隨影隨行，很像一對孿生兄弟。日本北海道的登別地區，活火山噴發白色塵埃，溫泉冒出白色蒸汽，白色的塵埃和白色的蒸汽在空中飄飄渺渺，搖擺升騰，好像找不到去處似的。登別溫泉號稱「日本第一湯」，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溫泉區之一。「登別」一詞來自當地少數民族阿伊努的語言，意為「白色的河」或「渾濁的白色河流」。

大約一萬年前，登別火山爆發，形成現有的、直徑幾百公尺、面積十餘公頃的火山口。一百多年前，人們着手開採登別的溫泉水，「地獄谷」從此為民所用，成為當地溫泉群的源頭，泉水輸送到城裏的各大酒店和居民住宅區，有「溫泉百貨」之稱。登別溫泉被列為世界珍稀溫泉之一，其特點是流量大，礦物質種類繁多，硫磺泉、食鹽泉、明礬泉、綠礬泉、砒礬泉、鐵泉等。不同性質的泉水治療不同的疾病，人們懷揣不同的目的到來，或者觀光或者治病，或者兩者兼有，根據自己的體質，選擇不同性質的湯池。據說特地到來泡湯的，以高血壓、皮膚病、神經衰弱者居多，人們充滿希望地進湯池，熱情高漲地出湯池。

登別的另一特點是「地獄谷」的鬼神故事。那是一個寸草不生的活火山口，四周群

「地獄谷」裏走一遭

小冰



▲北海道登別「地獄谷」 資料圖片

山環抱，到處有細小的出水孔，當地人把涓涓的細流聲與鬼故事相結合，將其形容為如泣如訴的、來自十八層地獄的哭泣。山崖上可見黃色的岩石，以及東一處西一處的溫泉、蒸汽、火山灰。山上山下、坡上坡下、山頂山谷，白煙不分晝夜地繚繞，氛圍怪異，空氣裏永遠是濃烈的硫磺味，「地獄谷」由此得名。

有地質學家說，正因為山體常年冒煙，釋放地下的能量，才使得地獄谷平靜了差不多一萬年；還說在火山口形成的早年，經常伴隨「蓬蓬」的巨響，戰場似的，恐怖得很。地質學家也說，雖然登別火山現在安分多了，但是大規模的爆發，說不準在什麼時候就再次鬧騰。這一說法聽得我們為當地人甚是揪心。

在「地獄谷」裏走一遭，就像參觀地獄，能看到一些鬼鬼擺設，例如「湯鬼神」金棒，會變臉的閻魔等。妖魔歸妖魔，傳說歸傳說，對於妖魔和傳說，我通常不太認真，倒是「地獄谷」公園裏的一口「間歇泉」值得一提。「間歇泉」的泉眼每隔幾個小時噴發一次泉水，每次延續幾十分鐘。泉眼周邊被欄杆圍起來，遊客站在欄杆外觀看，隨時等待見證奇觀。

我們到達的時間真是恰到好處，沒過幾

分鐘，便見泉眼四周的泥土開始湧動，先是溫柔地冒一冒水泡，動作逐漸變大變強，水泡擠來擠去，上下翻滾，從小泡泡到大泡泡，勢頭越來越猛，當表層無法阻擋地下衝動的能量時，泉水便破層而出。水是滾燙的，咕嚕咕嚕地翻滾，結合「地獄谷」之名，我腦子裏出現了不知何時看過的一個鬼故事，地獄裏面炸油鍋的場面。

據景點介紹，「地獄谷」一早一晚最有看頭。凌晨空蕩蕩的，在大清早初升的陽光下，繚繞的氣體特別清晰。晚上可以加入專項遊覽「鬼火之路」，走在「地獄谷」的棧道上，兩側有小燈，燈光忽隱忽現，道路彎彎繞繞，稀奇怪狀，整個「地獄谷」猶如鬼棲息的地獄，令人毛骨悚然。

黃色的山體是靜止的，白色的煙柱是飄搖不定的，黃色與白色相間，我突然想起，這不正是二〇一九年女性服裝的流行色嗎？

傾城之戀

祝勇



故宮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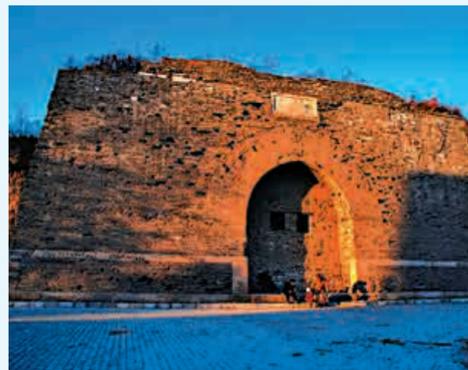
一部描述二十世紀中國鄉村家族史的長篇小說開頭是這樣寫的：「白嘉軒後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裏娶過七房女人。」小說裏的白嘉軒，在前後六個女人的死訊裏，困獸猶鬥地迎娶了第七個新娘。這第七個女人，後來還是在一場驚天動地的瘟疫裏死去。

這樣的事情在紫禁城裏也發生過，只不過紫禁城裏的故事，不像小說那樣極端。小說是虛構的，可以讓作家任性，現實則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地作用於血肉之軀。在紫禁城裏，有一位皇帝，一生先後失去了三位摯愛的皇后，之後，終生沒再冊封皇后。這位皇帝，就是康熙大帝。

康熙大帝是清朝的第三位皇帝（前兩位是皇太極、順治），也是清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八歲登基，六十九歲去世，總共在位六十一年。康熙大帝一生，平三藩，統台灣，逐沙俄，征漠北，下令編《全唐詩》，編《康熙字典》，編《古今圖書集成》，開創「康乾盛世」，這些在書裏寫過，電視劇裏演過，讀者觀眾都熟悉。但相比他的文治武功，康熙的感情生活卻是一片坎坷，這些，書裏電視劇裏說得不多。

康熙皇帝即位的第四年（公元一六六五年）七月，在孝莊太皇太后的主持下，剛剛十二歲的康熙就與「輔政四大臣」之一索額圖的孫女赫舍里氏在坤寧宮舉行了大婚，十三歲的赫舍里氏就這樣成了大清帝國的皇后（即孝誠仁皇后）。

赫舍里氏從此成為一個稱職的皇后，康熙後來在諭旨中這樣評價她：「皇后赫舍里氏作配朕躬已十載，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盡誠孝。佐朕內治，尤為敬勤，節儉居身，寬仁逮下，宮闈式化，淑德彰聞。」從故宮博物院藏《孝誠仁皇后赫舍里氏畫像》裏，我們可以看到赫舍里氏年



▲電視劇《康熙王朝》中，陳道明飾演康熙皇帝 劇照

▲華華城位於今北京市昌平區沙河鎮 資料圖片

輕端莊的模樣。

九年後（公元一六七四年）五月初三日，坤寧宮內外一片忙碌，準備迎接新皇子的降臨。念喜歌的兩位接生嬪嬪早已在一旁靜候，首領太監也已將掩埋胎盤的「喜坑」挖好，寓意皇后快生貴子的筷子和紅綢、金銀八寶等物都已在喜坑內置放妥當，只等小皇子呱呱落地。上午巳時，產房傳喜訊，小皇子終於隆重面世。康熙皇帝看見健康的皇子，心裏有說不盡的喜悅。此前，他已有五位皇子夭折，其中包括赫舍里氏所生的承祜，唯有胤禛成為幸存者。康熙當即給襁褓中的嬰兒取一個乳名：保成（即皇太子胤礽）。

孩子是「保成」了，但赫舍里氏因為失血過多，陷入昏迷，幾個時辰不見轉機，御醫使盡渾身解數，依然無法挽救皇后的生命。當天下午申時，赫舍里氏在坤寧宮裏嗆下最後一口氣。她的手漸漸鬆開，再也觸摸不到她的親人。

由喜轉悲的巨大轉折幾乎將康熙擊垮。他在極度的悲傷裏抱起自己的孩子，感到眼前一片空茫。他輟朝五日，如此多的日子裏不上朝，對康熙還是第一次。

康熙曾被稱為「少年天子」，十六歲拿下飛揚跋扈的輔政大臣蘇拜，十八歲發起了掃平「三藩之亂」的戰爭，但此刻，

他卻突然變得無比脆弱。二十多天裏，他一直在赫舍里氏的梓宮前痛哭不已，悲痛幾乎讓他窒息。

後來，赫舍里氏的靈柩被送到華華城。華華城位於今北京市昌平區沙河鎮，明永樂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紫禁城建成之後，明成祖朱棣在這裏建起一座行宮，作為皇帝巡狩和後代子孫謁陵停留之處，朱棣五次親征蒙古，都從這裏經過。這處行宮後來被大水沖毀了，嘉靖時重建，賜名「華華城」。

她離康熙的距離遠了，但再遠的路，也擋不住康熙來看望她。接下來的幾個月，康熙經常在晨光中離開紫禁城，向華華城的方向奔去。似乎赫舍里氏在哪裏，那裏就是他的家。赫舍里氏已然不在紫禁城，紫禁城似乎也變得空洞了，不再具有「家」的意義。康熙會在赫舍里氏的靈柩前獨坐到晚上，風從蒙古高原吹下來，打在他的臉上，他一點知覺也沒有。他的心裏只有赫舍里氏，他覺得赫舍里氏並沒有死，而是像從前一樣，倒在他的臂彎裏睡着了。他在等著她醒來，等多久他都願意。直到他腿坐麻了，淚流乾了，才在隨從的反覆催促下，心情黯然地返回紫禁城。

(一)

恒指叱咤半世紀

過來人



香江憶記

在剛剛過去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是香港金融發展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標誌香港股票交易盛衰的易指數——恒生指數（Hang Seng Index，簡稱HSI）就是在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向外推出，此後便成為香港股市的寒暑表。

當然，香港的股票交易並非始於一九六九年，早在四十年代，香港曾經出現過一個名為「伊利斯」的股票指數，但後來基於戰爭等原因無疾而終。不過，坊間仍有不受規範的股票交易，而參與者只限於公司之間的買賣，公眾鮮有途徑參與，儘管如此，金融界的有心人仍然希望為香港打造一個類似美國道瓊斯的指數，從而為香港的股票交易劃定一個國際公認的標準。早在一九六四年，時任恒生銀行董事長何善衡和總經理利國偉委託研究部負責人關士光，創製一個恒生指數，挑選出三十三間上市公司為成份股。由於恒生指數出自關士光先

生之手，所以後人將他稱為「恒指之父」。在六十年代，香港只有俗稱香港會的英資香港證券交易所運作，在香港會上市的公司總數不逾六十家，而且主要是外資大行，股票交易可以說是外國人的玩意。

在恒生指數推出之前，本港曾經出現過兩次股災，分別由一九六五年廣東信託銀行擠提事件和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事件引發，這兩次股災的跌幅分別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七和百分之三十一點七。由於當年一般市民參與的程度甚低，所以對民生造成的殺傷力並不明顯；但到了一九七三年那一次，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自從恒生指數推出之後，基於指數不斷攀升，令不少市民一夜暴富，很多人有樣學樣，以致大眾參與股市的程度越來越高，「魚翅撈飯」和「鮑魚煲粥」成為不少股民的口頭禪，所以一旦發生股災，殺傷力就不可同日而語了，當時的恒指大跌了百分之九十一點五，令不少股民瞬間一無所有，甚至欠債纍纍，不少人因此而跳樓或者以其他方式結束生命。

另類的愛書之情

蘇昕仁



燈下集

今年六月《文雅的瘋狂》出版，而作者巴斯貝恩（Nicholas A. Basbanes）已經七十六歲了。這本中文著作雖然沒有系統的理论，也沒有很強的故事性，但極扎實的資料和流暢的文筆早已讓人沉浸在濃濃的愛書之情中了。

尤值得一提的，譯者陳焱無疑在中文翻譯上煞費苦心。比如在翻譯一節德國詩人勃蘭特（Sebastian Brant）的作品《愚人船》時，他如此下筆：「船上數我排第一，／當然有因可仗恃。／看官首先見我，／皆因不才迷藏書。／我藏珍本不勝數，／看書心得卻近無。」這是一首十五世紀的長詩的局部，從中可以見到譯者從形式、音韻上作出的努力，我無意評價這首詩的好壞，而是試圖說明這種用心程

度也被用在整本書的翻譯上，故而《文雅的瘋狂》確實值得一看，不至於讓人見到這一大部頭就卻步，也更不是那些讀來艱澀沉悶的譯著。

愛書的人究竟要為書付上怎樣的代價？十九世紀末藏書家班克羅夫將他舉世無雙的書籍、地圖、手稿通通搬進了一棟防火的藏書樓，後來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買下其藏書，結果搬書前夕發生大地震，許多地方損毀，唯獨這棟專門修建的藏書樓幸免於難。當然，這樣的藏書樓恐非財力雄厚者無能負擔。也許有些行為是你有能力效仿的，比如十八、十九世紀有位紳士，買同一本書要額外多買三本，除了收

藏，一本自己平日使用，一本供朋友借取，一本用來展示。而今電子書只消複製黏貼便可。紙質書特意買多一本、將收藏與使用分開，則在我朋友之中確有其人。不值得參考的做法屬這一時期另一位藏書家希伯（Richard Heber），他並非異性戀卻偏偏為了一本心頭好，向另一位女藏書家柯勒求婚，好在並沒有成功。而最不道德的代價歸屬十九世紀英國藝術家、詩人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妻子早年早逝，他傷心欲絕，把一疊詩稿與愛妻合葬。誰知七年之後，也許情傷早已愈合，竟偷偷委託他人挖出亡妻棺材、取出昔日詩稿。若不是他後來的信件曝光，這件

事還真不易教世人知曉。

今日聲名遠播的德國評論家本雅明曾經說，「對於真正的藏書家，訪得一本舊書，就是一次新生。」這些藏書家究竟有多熱愛書？不妨再引羅森巴赫（A.S.W. Rosenbach）的一段話，那是具體妥切的說明：「有人甘冒傾家蕩產的風險，不遠萬里，走遍半個世界，和朋友絕交，甚至撒謊偷騙，都是為了得到一本書。」對這些藏書家來說，佔有珍貴書籍、並盡可能保護其完好無缺便是最典型的愛書之情了。不過，即便像托馬斯·菲利普斯爵士所嚮往的那樣，「世上諸書均有一本」，一個人也不過是擁有一座無可比擬的圖書館

罷了。其實書的物質性當然極為重要，裝幀本身就是一種藝術，書籍也可以成為藝術品，更何況書籍以物質形式流通、流傳，是一個文明之所以延續、發展的保證。不過，愛書卻不只能愛它的物質性，那便只觸及了書的表皮。

儘管人的記憶和生命十分有限，但只有把書融入你的生命當中，使它和你的某些生活經驗、思想感受聯繫起來，才可能真正獲得「新生」。任何一種愛總是熱切追求著永恆地佔有，可佔有並不保證愛的永恆，就像羅塞蒂那樣，才七年過去就願意拋開亡妻之墳。

真正愛一本書就必須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生命裏，轉化成個人的言行甚至更多著作，這樣一來，正如擺在面前的這本《文雅的瘋狂》，使得愛書之情終擁有不朽的可能。